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宰相刘罗锅



目 录

第一章 旅店命案 (1)

1. 刘罗锅新官上任,遇一旅店奇案,一男子被杀,女子外逃 (1)
2. 既是强奸呢,这女子怎么肯与他下店?如是顺奸,她为什么又不替他鸣冤?刘罗锅咕里呱嗒打起毛竹板,扮个算命先生走江湖 (4)
3. 那罗锅子的神卦还真灵,说那家院子闹鬼,果真晚上有鬼,“呜呜”大叫不绝 (11)
4. 刘罗锅眼望女子,故作神秘说:“娘子,现在我替你写一套解冤咒……” (14)
5. 关王庙钟不撞而自鸣,刘罗锅悟得玄机,竟抓到一个杀人犯钟自鸣 (16)
6. 王六叫人把女子的丈夫杀了,又让女子误吃蒙汗药,惨遭凌辱 (23)

第二章 力除万人愁 (30)

1. 巡抚的儿子万人愁徐五横行霸道,强抢民女,谁也奈何不得,刘罗锅发誓除掉此人 (30)
2. 刘罗锅算卦算到徐家大院,却被识破原形,关进私牢,徐五要将他放火烧死 (35)

3. 刘罗锅面对强敌，不得已，调来一支官兵，与徐五展开了一场肉搏战 (40)

第三章 案中案 (47)

1. 高总督生日不收刘罗锅的礼，刘罗锅也不是省油的灯，把高总督气得七窍生烟 (47)
2. 高总督官报私仇，借一人头案整刘罗锅，谁知这竟是一起案中案 (50)
3. 酒铺里色鬼一席话，刘罗锅觉得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 (54)
4. 刘罗锅在黄表纸上一通胡涂乱抹，也不知请的哪位神仙，又一个嘴巴打得病人翻身坐起 (57)
5. 刘罗锅在莲花庵捡到一个蓝布包，打开一看，竟是个死婴 (60)
6. 皮匠毫不遮掩，供出死婴是从人家床底下偷来的，这就怪了 (67)
7. 刘罗锅城隍庙假扮城隍，黑夜里连吓带蒙，武姑子口吐真言 (74)
8. 刘罗锅按时破案，高总督更加恼火：有罗锅子在，钱不好弄了 (78)

第四章 吞蛇案 (82)

1. 听说做弟弟的害死亲哥哥，刘罗锅在坟地里审开了案子 (82)
2. 刘罗锅老谋深算，发现叔嫂解释死因时口径不一 (88)
3. 好赌嗜偷的吴二匪那一夜看到二男一女在一起干

- 的怪事，自认倒楣，却帮了卖饽饽的刘罗锅 (91)
4. 刘罗锅刨坟开棺，将尸体开膛剖肚，验了又验，却无一点迹象，直急得脸色大变，罗锅也直了一半 (95)

第五章 官匪一家 (107)

1. 杨家弟兄仗义救客商，激怒了一班江洋大盗，惹火上身 (107)
2. 杨门一家二十四口，尽被人杀死 (112)
3. 一辈为官，十辈为娼，知县要索贿五千两银子 (115)
4. 刘罗锅心生一计，骗得嫌疑犯的四封赃银 (122)
5. 吴信原是大盗们的结拜兄弟，大盗们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他则勾结官府，坐地分赃 (129)
6. 刘罗锅原以为与大盗们有场大战，不料大盗们为义气而自投罗网 (133)

第六章 连环杀人案 (140)

1. 李相公好色，苦心要做一件风流事，不料被狗肉王钻了空子，闹出人命来 (140)
2. 宋义刚要把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埋下，却被人瞧见，一时杀星附体，对那人挥起铁锨 (149)
3. 一阵阴风，将一纸遗书吹给孙兴，李相公在劫难逃，眼看待死 (152)
4. 李傻子一席话，让聪明人刘罗锅开了窍，真相大白 (157)

第七章 戏斗金寡妇 (168)

1. 刘罗锅用花轿接来金花圣母娘娘金寡妇看病，非但

- 分文不给，竟把她打了二十大板 (168)
2. 刘罗锅断了一个很小却令他很得意的案子 (176)

第八章 收拾“雁过拔毛” (179)

1. “雁过拔毛”胆大包天，令家奴假扮强盗，竟抢了亲外甥媳妇 (179)
2. “雁过拔毛”背后有人，不把知府放在眼里，便揭了前来侦察的刘墉的老底，把他关起来 (183)
3. 官兵与恶霸一场血战之后，刘罗锅力斩“雁过拔毛” (189)

第九章 黑计赚人妻 (195)

1. 土豪黄信黑摆出一盘赌局，不为赢钱，要赚人家的美貌妻子 (195)
2. 佳人写就十首绝命诗，羞愤自缢 (198)
3. 乾隆御批，将赌鬼的八个手指头斩了，看他如何再赌 (202)

第十章 淫窝圣水庙 (205)

1. 烧香女失踪，圣水庙出了件蹊跷事 (205)
2. 好好一座圣水庙，如何住着一群不正经的女尼呢？ (208)
3. 刘罗锅突发奇想，把一名俊美妓女送到圣水庙过夜，探听虚实 (211)
4. 那烟花女子本想舒舒服服睡一觉，不料竟有三个和尚欺身，刀剑临头 (216)
5. 野和尚将计就计，连夜行刺，刘罗锅命不该绝 (218)
6. 血战圣水庙，烧香女母女团圆，刘墉荣升都察院 (222)

第十一章 苦心肃贪 (231)

1. 乾隆设计试探刘罗锅,反而中计,被讹去三千两银子 (231)
2. 为抓克扣民粮的贪官,假扮乡民的刘墉被当铺扔了一个跟头,却不吭声 (234)
3. 刘罗锅米场讨说法,深州知府把他当作“刁民”戴上枷号,审将起来,刘罗锅哑巴吃黄连 (240)
4. 刘罗锅如愿以偿,抓住了赃官 (244)
5. 好人好报,恶人恶报 (245)
6. 刘墉带枷见乾隆,封为内阁大学士 (249)

第十二章 力擒花和尚 (251)

1. 刘罗锅将末了的一案拿起一看,觉得有奇怪之处 (251)
2. 禁子好酒好肉把武举灌醉了,在脸上又是蒙纸,又是压沙子口袋,要把他憋死灭口 (253)
3. 刘罗锅若有神助,深夜查监,救了一人的性命 (260)
4. 贪官见武举家豪富,想出一条谋财害命的毒计 (262)
5. 陈大勇遇到多年未见的朋友,无意中得知杀人大盗的姓名 (265)
6. 花和尚春心荡漾,叫了两个妓女到庙中饮酒作乐 (270)
7. 陈大勇和半边俏一场生死搏斗,却死了一个不相关的人 (273)

第十三章 官逼民反 (283)

1. “我要不叫段文经赶着把他女儿给我送了来,我就白叫熊公子了!” (283)

2. 官逼民反,熊道台全家被杀了个鸡犬不留 (291)
3. 段文经只散了一些贴子,大名城一时草木皆兵 (298)
4. 谁知事机不密,刘奉一夹棍全招了 (301)
5. 侠士中计,英雄末路 (303)

第一章 旅店命案

1. 刘罗锅新官上任，遇一旅店奇案，一男子被杀，女子外逃

清朝乾隆年间出了一位能臣，祖上系山东青州府诸城县人，姓刘名墉，因为背驼得厉害，外号罗锅。他因祖上之功而世袭官职，蒙乾隆的皇恩，御笔亲点金陵江宁府的知府。

刘罗锅因钦命紧急，不敢怠慢，吉日起程，去金陵江宁府上任，并未携带家眷，只带一名小内勤张禄。两个乔装打扮，到了宣武门，往南直到菜市口，往西一拐，顺着大街，又出了彰义门，两人雇了两个毛驴，上了往南方去的大路，直奔金陵而去。

江宁府的那些大小官员，自从接着转牌，说乾隆皇帝御笔亲点江宁府的刘知府，不日到任，那些手下天天在接官亭坐等闲谈，等候迎接新官上任。这一天众官吏正在等候，忽见两个人骑着两个毛驴迎面而来，齐声断喝：“站住！还往那里走？这里是接新官的所在。再往前走，仔细把驴腿打折！”后面的张禄儿一听，勒住驴，扬鞭指着这帮人道：“放肆，这就是你们江宁府府台刘大

人，还不跪下迎接！”众人一听是刘大人，吓得跪倒在地，说：“卑职等迎接台驾来迟，在大人的台前请罪。”刘罗锅一摆手，众官吏人等齐都在后面跟随，一会儿就来到接官亭上。刘罗锅下了毛驴，赶脚的瞧见这个势头，发了蒙了，心中一惊：“怪不得这人雇驴时也不讲价，拿定我的官驴了！”慌忙上前接驴，回头就走。刘罗锅是何等样人，看见赶脚的钱也不要，拉驴而去，就知是他不敢来要钱。忙叫张禄过来，刘罗锅说：“你去打发他的驴钱，他是个穷民百姓，不能白骑他的驴。”“是。”张禄儿高声喊叫：“赶脚人回来！大人有赏。”赶脚闻听说有赏，连忙跑回来。张禄儿拿了一吊钱，递给那人，那人接过，大喜过望，忙叩了头，谢了赏，扬长而去。

刘罗锅这才吩咐：“看轿过来。”搭过四人大轿，刘罗锅猫腰上轿，轿夫上肩。鸣锣开路，真是一副新官上任的派头。

到了州府，刘罗锅下了轿，一直到了后堂坐下，吩咐张禄传出话去：“今日太晚了，明日早上，伺候受迎，然后升堂办事。”这张禄答应迈步往外而去，来至堂口站住，照话传了，众人等皆散去。

张禄进内室回明了刘罗锅，刘罗锅点点头，随即吩咐：“张禄，把咱们俩剩的干粮，掏出来罢。”“是。”张禄忙答应，不敢怠慢，从被套里面掏出来。都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从京里带去吃剩下的两个硬面饽饽，还有道上吃不了的叉子火烧。刘罗锅并非是想图省盘费，原来是他很爱吃这两样东西。刘罗锅又吩咐：“张禄儿，你去告诉厨房，凡是官员送的接风饭食，咱爷们全都不要。你拿咱们的钱，买他三十钱稻米，煮点粥，搭着这两个干粮，算咱俩的一顿饭。”张禄照言而办。不多时粥也熬得，端了上来，摆在桌

上，外加一碟老咸菜，打发刘罗锅用完，张禄撒下家伙，也饱餐了一顿。等到他们俩吃完了饭，天也晚了。张禄儿点上蜡烛，在一旁站立侍候，俩人又说了一会闲话。已到二更天了，刘罗锅说：“咱们俩连日走路劳乏，打铺安歇罢。”张禄于是打开被套，把床铺安置妥当。刘罗锅宽衣解带，上床安歇。

不多时天已大亮，张禄起来，请刘罗锅起来，洗脸换衣，喝完茶后，刘罗锅立即吩咐：“传出话去，本府立刻升堂，受印办事。”张禄答应，迈步转身往外走，来至堂口站住，高叫：“马步三班人等听清楚了，大人传话：立刻升堂，受印办理公事！”外边人齐声答应。张禄又回明了刘罗锅。不多时，只见刘罗锅身穿朝服，来到公堂升公位坐下。那属下的官吏、牢头、禁子、乡约、保正等人，叩见完毕，在两旁站立。刘罗锅在座上又吩咐把放告牌抬出，然后再仔细看那些州县详报的文书。

不一会即看到江宁府的首郡上元县刘祥的呈报：“本县北关外路东，有一个开旅店的人，姓李名有义。某日夜晚有夫妻二人，在他的店中下榻。李有义图财害命，用尖刀将男子杀死，女子逃脱，不知去向。现有李有义的口供原招作为证明。”刘罗锅看罢上元县这一文书，心想：“怪了。旅店老板既然把男人杀死，女子焉能逃跑？就便逃走，他的男人被害，难道不替他丈夫鸣冤告状？依本府看来，这件事大有隐情在内。罢了，我刘某今日既然在此处为官，必当报国为民，必须把此案审理明白，也免良民遭屈，叫犯人道遥法外。”刘罗锅在座上问：“值日承差何在？”“有，小的朱文伺候大人。”说罢跪倒在下面。刘罗锅说：“你速去上元县监中，将店家图财害命这一案席人，提到本府座前，本府要亲自审问。”这承差立即站起身来，下堂迈步出衙而去。不多时，把旅店老板李

有义提到当堂，跪在下面。

刘罗锅在座上留神细看，这李有义年纪约有五旬开外，眼中带痕。瞧光景，似乎有点冤屈刘罗锅看罢问道：“你既然做买卖，当守本分，怎能够无知乱来？你难道不知杀人偿命，王法无私？你说，你是怎样行凶的？本府堂前你给我交待清楚。”李有义一听，当即叩头哭诉道：“大人，此事我真是满肚子的冤屈。小人既然开客店，怎敢为非作歹？那一晚，男女二人来住宿时，小人盘问他们的来历，他们说是夫妻。小人我就没有再细问，他们租了我正房一间。不多时他夫妻二人吹灭灯睡下了。小的又看了看大门内外，还有几辆布车在我店中院內停放。偏偏他们要早起，天有五更就要上路。小人五更起来开门，打发布车离店。不一会天光亮，小民想叫醒他夫妻好早些走路。走近门前一看：房门倒锁，也没有声音。小人开门一看，那女子不知去向，光剩下男子在房里，已被人杀死。小人呈报到县衙。上元县的老爷验尸后硬说是小人所为，小人被屈打成招。今日，幸蒙大人提来询问，万望大人秉正公断。”李有义说罢，在下面叩头不止。

**2. 既是强奸呢，这女子怎么肯与他下店？
如是顺奸，她为什么又不替他鸣冤？刘罗锅咕里
呱嗒打起毛竹板，扮个算命先生走江湖**

罗锅听了李有义这番陈诉，在座上开口说道：“李有义，你暂且下去，待本府把恶人拿住，自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李有义叩头下去，刘罗锅又办了些什么公事，这才退堂。

再说刘罗锅来到内书房坐下，张禄献茶，茶罢搁盂，摆上饭

来。用完，张禄撤去家伙。刘罗锅在太师椅上闲坐，自言自语道：“李有义这件事情，虽然明显有屈情，但不知杀人犯是谁，叫本府如何判断？”为难多时，又想：“要明此案，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何不扮作云游老道，出衙私访？一来访访那杀人凶手，再者看看这里的风俗人情。”正当刘罗锅思考时，张禄儿走进门来。刘罗锅说：“张禄儿，把我的道袍、道冠、丝绦、水袜、云鞋、毛竹板全拿来。”

张禄去不多时，把那些东西都拿了来，放在面前。刘罗锅把自己身上衣服脱下来，换上道家的衣袍，又拿了一个蓝布小包袱，包上一本《百中经》及两块毛竹板。准备好后，刘罗锅眼望张禄，说：“本府今日要去访查民情，衙门中大小事，你要小心照应。本府晚上就回来。”张禄答应。刘罗锅又说：“你从后门偷偷送我出去，千万不要叫外人知道。”刘罗锅站起身来，张禄拿起那个蓝布包儿，一齐往外走。穿门过夹道，来到后门。张禄上前将门打开，恰巧这一会并无外人。刘罗锅慌忙走出门来，张禄把那小包袱递与刘罗锅，刘罗锅接来挎在腕上，又叮嘱道：“诸事小心。”“是。”张禄答应，忙关上门。

刘罗锅打背胡同来至江宁府的大街上，举目观看。只见来来往往的人真不少，果然热闹非凡。刘罗锅心想：“真不愧为六朝古都之地。”瞧罢掏出毛竹板，咕里呱嗒，高声唱道：“众位乡亲请听：有缘早把山人会，瞧瞧大运与流年。求财问喜来会我，道吉言凶下安坛，六壬神课瞧灾祸，净宅除邪保安然。《麻衣神相》分贵贱，行人音信来问咱。算着只要钱一百，算不着倒罚一吊钱。有缘的前来把山人会，错过今朝后悔难。”一边吆喝一边朝前走，只见眼前有一座茶馆。刘罗锅迈步走进去，坐在一个角落。堂倌一

见不敢怠慢，慌忙就去端茶。刘罗锅边吃茶边听众客人说话。只听一人说：“听说了没有，最近上元县北关出了怪事，旅店老板杀人了。”那个说：“听说杀了男的跑了女的。”又听一个道：“说起旅店那件事，大家还是听我说，死鬼名叫伊六，家住东关。这小子，一生不做好事，天天钻狗洞什么的。一分家私花了个干净，他爹妈生生给气死了。伊六并没有娶女人，可是，这次是怎样弄来女人的？又听说伊六上过北京，找他舅舅季三。这季三在前门外头做买卖，在金鱼池附近发了大财。提他外号真可谓是人见人怕，在前三门，谁不知道季老么？”

这个人正说到高兴之处，忽又听那边有个人讲话：“要提起这一件事情来，你们恐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听我告诉你们吧：伊六这小子不是上了京吗？在金鱼池他舅舅季三那里做了二月买卖。季三就给了他几个钱，他就在咱们这里置了几亩地，靠吃租过活。咱们这东街土地庙东边，那不是个小门楼吗？那里头不是富全住着吗？富全就种着伊六的地。听说伊六还在金鱼池做买卖。他什么时候来到上元县的北关里，叫人把他杀了呢？真真的他妈的这个事古怪！”又听那个年轻的说：“老仁兄，方才你要不说到这，我也不肯下讲。伊六那小子年年下来收租，常在富全家落脚。富全又是他的佃户儿，你们没有瞧见富全那个娘们？长的真漂亮！她的小名叫白翠莲。我瞧着伊六那小子和富全那个娘们，大概有点粘糊乎罢？”又听这边的有年纪的人说：“老弟呀，我劝你少说。虽然把旅店老板收了监，这事还没有了结呢。方才你这个话，要叫衙门中太爷们听见，只怕你闹一脖子麻刀。”说罢，他们都站起身来付钱，扬长而去。

刘罗锅在旁边吃着茶，听了他们方才这些话，心想：依他们

说，店中这个死鬼叫伊六，并没有娶女人。这个女人可是从那来的呢？李有义又说是夫妻二人，这件事不对头。要依本府想来，这个女子定是被伊六强奸了。既是强奸了，这女子怎么肯又与他下店呢？想来是顺奸。既是顺奸，她为什么又不替伊六鸣冤？这件事真是难办。要弄清此案，要是访着这个女子的消息就好办了。瞧瞧天气尚早，何不依他们的话，到东街上土地庙东边富全的门口探访一番呢？说不定能得点消息，也好了结此案。想毕，付钱出了茶馆，往东一拐，顺着大街朝前走。

不一会就到了土地庙。一看庙东果然有个小院，石灰门楼一抹青色。刘罗锅看罢，忙把毛竹板掏出拿在手中，咕里呱嗒，口中吆喝：“月令高低瞧贵贱，六壬神课断吉凶。行人出外问我信，气死平则门的吕圣功。”不想这吆喝声惊动了房中一位妇人，正是富全之妻。她眼望青儿说道：“自从你姐夫出门后，我心神一刻也不得安宁。要是你姐夫在外面有个好歹，那就真把我坑了。你去喊一喊，我有心叫这先生算一算凶吉。”

这富全之妻白氏，奶名翠莲，生的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青儿这个丫头，乃是她的表妹，父母皆无，就只有一个哥哥，又不成人，整天游手好闲，所以这个青儿实在无倚无靠，只好跟着白氏度日。

青儿这丫头，听了姐姐的话，不敢怠慢，迈开两只鲢鱼脚，来到街门的跟前站住，哗唧一声，将门打开，把身子往门外头一探，眼望着刘罗锅高声喊叫：“先生，我姐姐要算命呢！”

刘罗锅回头一看，原来是个丑丫头喊他，就笑着说：“丑大姐，叫我吗？”青儿说：“哎哟，我的老先生，你还说我丑呢！我瞧你那个样子也够俊的！”青儿说：“先生，”刘罗锅笑问：“做什么？”青

儿说：“你可倒好，出门省盘费，有钱无钱都饿不着你。”刘罗锅说：“怎么饿不着？”青儿说：“你背着口锅走么！”刘罗锅说：“不要取笑。”说罢，青儿带刘罗锅进了街门，到了院子里，刚站住，忽听到那帘子内有一女子说道：“青儿，快拿出张椅子去，让先生坐下。”青儿答应一声，转身进屋，端了张柳木圈椅子放在当院。刚刚坐下，忽听竹帘之内那女子说道：“先生，算一个属牛的，男命二十七，五月十五日生人。”刘罗锅听了这个女子的话，就说：“属牛的，二十七岁，是丁丑年癸卯月己亥日乙酉时，今年是一个白虎神押运，吊客星穿宫，年头不利，大大不好。这个人眼下有性命之忧。但不知现在那里？是娘子的什么人？”那女子听到这一派谣言，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一掀帘子走到外面，杏眼含泪，哭道：“先生，你再仔细看着，只是不知还有解救没有？”刘罗锅说：“娘子，等我再替你仔细查看。”

刘罗锅抬头仔细打量这位美人：乌云巧挽煞是好看，面容既娇又嫩，又是樱桃小口。杨柳细腰轻盈无比。虽然浑身上下穿的是粗布，却另有一种淡雅动人之处。真的是举止端庄，温柔典雅。刘罗锅看罢说道：“娘子，但不知算的是你何人，说的明白些，我的算卦就更灵验。”女子见问，道：“先生，方才你算的这个命，是我的丈夫富全。我有个姑舅哥哥钟老，就是这青儿长兄。他二人商量做买卖，要上句容县。他已出去七八个月，总不见音信。这几天，我心慌神不定，所以才请进道爷看一看。”刘罗锅听罢这前后话，说：“娘子的心诚，这件事，卦中虽有点惊恐，料来大事还无妨。”

刘罗锅眼望白氏佳人，说：“请问娘子，姓钟的这位，是娘子的表兄？还是令夫的表兄呢？”女子说道：“先生，是奴家的亲表

不不不不

兄。”刘罗锅说：“这就是了。是你的亲表兄，他二人乃是表大舅、表妹夫一路同行。再者，娘子不放心，何不打发人到表兄家问问去？”那女子听了，长叹一口气，说道：“说起我这个表兄，他吃喝嫖赌，无所不干，把一分家私花了个精光。到如今，上无片瓦，下无锥扎之地，那来的家？他要是真有个住处，他怎肯把他妹子送在我这里来？”刘罗锅这才知道青儿这丫头，就是她的表妹。又问道：“娘子，令夫在家做什么？”女子说：“种地为生。”刘问：“这个地是你们自置的，还是租着种呢？”白氏说：“是我租的。”刘罗锅又问：“地主是那里人？”白氏说：“是北京人氏。”刘罗锅说：“你们家种着多少地？”女子说：“种着七十多亩。”刘罗锅又问：“这地主儿是姓什名谁？”女子说：“姓……”刚说这个姓字上，把话咽住，不肯往下讲，拿别的话岔过去，说：“交租子都是我丈夫交与他们，我可不知道。”刘罗锅听出这女子的话里有话，刚要变着方法套访真情，忽听那女子开口说：“青儿，拿钱打发这位道爷走罢。”青儿答应一声，去不多会儿，拿了一百钱，来到刘罗锅的跟前站住，带笑说：“先生，把卦礼收了罢。”刘罗锅站起身来，他有心不收那一百钱，又恐人看破，反倒不好，无奈何，只好接过来带在腰中。又听那女子说：“青儿，把道爷送出去。”青儿答应一声，说：“道爷，你两个山字垛起来——你请出去吧？”刘罗锅听了青儿的话，他故意说：“不好！咦，我瞧你们家这院子里凶得厉害。莫非常闹鬼么？”青儿说：“呸！好丧气。你们家才有鬼呢！这是怎么话呢！叫人家怪害怕的，还不快出去？难道非要等我推出你去？”青儿说罢，将刘罗锅送出街门，将街门关上。

再说刘罗锅出得门来，瞧了瞧，这一家西边是个土地小庙，门对过有个四五棵枣树，门楼子是青灰抹的。刘罗锅记准后，这

才迈步朝前走。回到衙门，吩咐张禄速传陈大勇前来听令。

刘罗锅未曾来金陵江宁府上任之前，就知道府衙有一位好汉，姓陈名叫大勇，年有三十五六岁，生的五短三粗，相貌魁伟。他本是武举出身，做过一任运粮千总，因出了点事把个千总丢了。后来也没有进身之道，只好在江宁府的衙门当了一名承差。所以刘罗锅叫张禄去传他。

再说张禄奉刘罗锅之命，不敢怠慢，来在承差房外站住，高叫：“承差陈大勇！大人传你，在内书房立等回话。”言还未了，忽听“来了！”差房中有人答应，走出门来，同张禄往里去。不多时，来至内书房门。张禄说：“你先站住，暂且等等，待我通禀大人。”陈大勇于是在门外站立下来。

再说张禄儿掀帘进书房，回话说：“奴才把承差陈大勇传到，现在外边伺候。回大人知道。”刘罗锅说：“叫他进来。”张禄翻身出门，说：“陈大勇，大人叫你进去回话。”陈大勇答应，走进书房，施礼后说：“小的承差陈大勇，伺候大人。”刘罗锅一摆手，陈大勇起来在一旁站立。刘罗锅说：“陈大勇，”“小的伺候。”刘罗锅说：“本府眼下有一宗未了结的公案，皆因那上元县官愚蒙无才，才使良民受屈，倒叫凶徒漏网。本府要不除恶安良，真是枉受乾隆爷的爵禄。这件事须得你去，休叫外人知道。只要你能把此事办成，本府自然另眼相看。”陈大勇说：“这是大人的天恩。”刘罗锅说：“你赶起更天，到东街上，那里有个土地庙，庙东边有一个青灰小门楼，门对过有几棵枣树，紧对枣树那个门，你越墙而过，装神嚎鬼哭之声，见机行事，探听那女子口中之言。但得真实情况，本府好救李店家的性命。你务必小心，千万不可叫外人知道。”“是。”“速速照我的话办去罢。”这陈大勇答应一声，立即转身出